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録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宋 歐陽脩 撰

河東奉使奏草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綵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

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二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戶二稅和糴不與開閣稅則戶長陪納和糴則村戶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廉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戶共四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衆臣

令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已逃人戶其逐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人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著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為

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之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税賦和糴入中和博斛㪷支往沿邊人户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賫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㪷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輙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搆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

豈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敵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苛嵐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敵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苛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

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㪷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内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令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税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為本縣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歷三年三月內移起軍營往幷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戶人煙既少客旅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趂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

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趂課利不得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戶絶少實難趂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勅旨下轉運司令自起却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為祖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擘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黄米遠行輸納麟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户纔有三二百家又榷其沽酒之利市肆頓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移廢則凡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而勞費甚大臣今欲

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一州人户漸成生業今

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

及第為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

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

舜元到任已及三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

最為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代州通判如

後犯正入已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踈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沉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朏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岊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𢍰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四人

苛嵐軍使米光濬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岢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幷州通判秘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賛善大夫吳中庶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十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幷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揄次縣吳天常

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紀録姓名差使

令取進止

舉劉羲叟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羲叟有純樸之

行為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

之際可與漢之歆向張衡郎顗之徒為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羲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羲叟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如漢歆向張衡郎顗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羲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

止是義與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
文字一册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
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惟
一面有城中棄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為固然尚為三
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擘畫欲掘出
重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一則坦為

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兵所開未及三二分又治險為平非自固之計兼工大猝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絶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雖將家姿性柔謹雖閑前後累經戰鬬而詢訪彼中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雖無大過

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衆臣亦累詢其緼蓄絶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為人有心力膽勇材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及邊事敗悞臣

並甘同罪令取進止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縱手分折諸縣村學要葢州學及斂掠人戶錢一千餘貫

充益渞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家
活而昏病之年貪禄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
在州販賣騷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
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
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員如充

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為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収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為患葢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為人戶耕種惟荒閒草地去人絕遠兼又不多兵士収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

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備見逺般辛苦衷費又多遂只將稈草送納軍次更成一種科配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賠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脩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晟等

下山白草共四萬七千五百六十四束内在州每

月約支三百一十三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一百

四十餘束約得向去八年零七箇月支遣其上件

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

差兵士幷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

入山収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収管其上

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叚損爛不堪經

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内至保德軍聞得本處白草差百

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
刈下積露田野必至損爛因採問得村外白草已
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户却於請白草兵士處旋
買納官每一䭾子三百文
一據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止
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百三
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収刈到草九萬二千
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

十二貫文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折州亦為刈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户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絶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令已下手收

刈乞早降指揮放散况勘會本路一年秋税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歴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减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葢自兵革一興調斂繁重今兵未能减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均平則民力粗寛怨嗟可息往時因為臣寮啓請將天下州

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緊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為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戶為十等者有幷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戶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

一戶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為活第五等一戶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秘家業九貫文第四等一戶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致是不均臣

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徳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縁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陜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戶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

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奬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賠填之費兊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撲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蔦頭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

姓陳明狀稱元有益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蕒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户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死人户蕒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户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户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賠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户下蕒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户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

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萬頭供納者並與開閣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户稍獲寬舒況今沿邊粮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光濬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州鈐轄張亢内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并代州

都監田朏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謂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戰鬬乞朝廷錄用臣亦曾召詢武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內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劉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乞超換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鑑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並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邊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

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

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

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

鎮撫而士卒驕狠相習爲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

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

本亦别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柬試不當況自有部署

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况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令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謂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

始以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兹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之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疑朝旨定逾時亦未為晚

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文忠集卷一百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河北奉使奏草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勑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據保州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奬擢俾當繁使至於

應副糧草軍需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干保州事宜許臣與田況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允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況等令取進止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旨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況今兵據保州河决德博敵人

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茍一敗
職所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
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
滿任闕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
至敗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黄贄臣前任滑州通判日
與贄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勅移
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祗應北朝人使有例免

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祗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兖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王爲性明敏有吏幹曉民

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職
官或知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潛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
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武本因白身効
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縣尉差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黄贄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
犯正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隂為預備仰不住遍行廵歴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覷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幹運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其否臧營辦工

材皆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容授臣經畧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專精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况主兵之權貴於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甲並依中書劄子内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准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依此指揮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歴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鄉兵部頭管用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城兵士强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使臣兵

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為本州及側近地方廵檢縣尉並在磁洺州㑹合見捉打刼武安縣賊人次側近應急别無廵檢使臣可差又縁近準上件樞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髙惟正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葢為大叚起發兵臣須候部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强惡賊人之處廵檢縣尉地分遥

遠未能救應中間許令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强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檢等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級并前

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収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職公事候旨

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次申報軍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内驚刼人户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乗倏忽往來不辨頭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士九人共兩火畧知姓

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甚或旋合火伴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羣隊臣今月九日巡歴到洺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洺界馬遞銅同時又據磁州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衙鬬敵傷著兵士及燒劫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離洺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騎馬帶甲羣行過往向東雞澤縣

賊勢如此交横其廵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

雖已一面催促廵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

量廵檢縣尉内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

不委胡承澤妄有申奏只有兩三人未獲意欲速罷捉

賊差使兼臣曾召承澤問當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

親捉殺兼宣撫使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孚内殿承

制魏卒等充邢洺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

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擘畫酒務内令兵士拽磨所費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軍施行訖令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因依聞奏臣令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慶歷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本州通判石待舉擘畫申請乞更不差磨憔驢子只以廂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令來朝廷指揮仰

疾速止絶本司相度即日已是秋深磨憔踏麴罷多日
兼又保塞亂兵纔息若非時急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搧
惑小人别致引惹欲乞直侯來年將及踏麴之時只作
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
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廵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開
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軍員

等本為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倣傚亦各私取歸家軍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轉遞出外即日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陳首稱収出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撿軍資庫有虞候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行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別致疑惑況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今取進止

訪問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

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員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廂禁軍賞給折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分頭

遍行點檢續準宣頭節文令下河北轉運使副提點刑
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價尚高便
仰重行估計其劄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臣伏詳朝旨
本為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卒素驕亦須鎮
靜故每於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者蓋慮張皇却生
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以因巡歷名目每到
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資庫内點撿如此方可
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

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
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
軍資庫不肯應副則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
不下司之意有此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
面點檢準備況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
諸州軍及見巡歴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
遍到不得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
皇如允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

所貴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容州或聞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為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

多葢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累降招牓賊衆擦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為無助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収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刼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兵士於招収叛卒營内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刼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刼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刼不獨南關葢緣王

果為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
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
責而被賊不戰偶無中傷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
勸戒兼臣昨因廵歷至沿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
果當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
伏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
特與湔雪復一河北沿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之
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園劫縣城有守把兵士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惚出往城西草市打劫劉簡家財物乞指揮収捉去訖奏聞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人曾打劫縣城裏面人户財物所有本縣官員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地分都同巡檢使

臣及捕盗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弓手等會合捉殺須

管敗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

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軍

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内打刼被知縣張景伯部領守

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草市内

打刼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乞差巡撿

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士及權差義

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徐夔及地分廵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甲斫到賊頭一箇及胡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晸一人斫到徐木大趙二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日磁洺之間別無賊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刼被知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

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盡静其武安縣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人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鑑前獘故先慎擇官吏務欲

脩整頽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悮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摇結搆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

北將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獮之狀狼籍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昷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陜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獮奴厮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閒處可畜養之况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

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别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覩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奏論乞别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為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採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戸各訴免行

戶及欲逃移他郡縁承祐久在河北其贓𤄊之狀人盡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悦如此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羣火極多蓋縁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宿食窩藏之處及所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來每有羣盜驚𠜂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跡卒難尋

覔葢為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處便可容隱
兼檢會準戶令諸戶皆以隣聚相保以相檢察勿造非
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並語同
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行昨因巡歷到通利
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為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
鄉村之人五家結為一保自結保後來絶無逃軍賊盜
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勑令

於公私甚利然令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為民害以此當司未欲一槩遍行指揮令且於轄下諸縣柬選知縣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内其官見知其縣事須實封專牒其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録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别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為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往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來體例配與軍員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為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勅牓原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李昭亮

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為見李昭亮忝為大將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収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陳首當司為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著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為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兵妻女歸著今準中書劄子

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除馮文博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員使臣等未發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為大將不憂國家幸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伏乞許臣根勘見歸著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院令疎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結絶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令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疎放即按察之司是為虛設今後

官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内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

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刼奪財物汚辱良善靡所不為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别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為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寃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閒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分司

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
邊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此不得無言
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
怨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為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
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
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
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

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配降諸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

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至親戚干繫人等追擾賠填不勝其苦臣究其獘葢為先降天聖編勑内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葢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使赦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為騷擾之資臣伏覩今年赦書節文内所該欠負官物特與除放者若干項内若干項

並特與除放内一項即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内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行點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斂為功只患刻剝太

過雖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特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内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令具畫一如後

一應乾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内有樁管諸色欠負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業抵當及正身亡没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繫人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盗用並特

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攤理元不顯侵欺盗用者或雖是侵欺盗用本家并干繫十保人内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陜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潰汚及去失疋帛係剥

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此一項

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手分自來有失行遺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啓倖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歷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户先因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㪷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

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歷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閣稅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啟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

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綱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陜等州軍監并黄河在京肆排岸梢工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不

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攢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

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脩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爲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令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爲住營内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爲見官中修營分擘指

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葢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内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葢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葢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葢了營屋者伏

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於新益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行牛皮膠鰾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為搬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角膠鰾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絶民間雖有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撿帳歴亦全無人户納到數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為京師諸庫各稱亦

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為上下催促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柬擇好弱兼更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叙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為皮角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筋角須盡納官河南膠鰾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

管義勇十七萬有餘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其數者更有不係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鰾從何而得能致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畫事件伏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得今後更不專仰朝廷輟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今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入

官量為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及許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闕少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戶絶更不曾經官送納亦無人告首隱藏者豈有二年之内舉河北牛馬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改法之獘蓋其抛死牛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戶白納及更令賠錢於官司使

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絶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為便縁此等物各是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収買縁已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是違禁之物以此収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户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収買客旅興販者如有及等皮角不

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黄河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絶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

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慮議者猶恐官既收買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為不便况今官雖不買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來不藉南界販鰾豈閑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㪷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為便糴斛㪷仰依編勑至三月終住

便更不展限者當司勘會沿邊軍儲事大累年斛𣂰入便不敷慶歷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叚低減兼每年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及伺侯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叚闕悞況元抛四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抛二十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

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趁逐入便若便及省司元抛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誤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儲事大兼累年便糴不前趁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抛數目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皆廣為計

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止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之誤事兼恐賺悞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當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㪷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

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又加京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擘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二員一乞將見行三説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糴便州軍分為兩番更互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歴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

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内一千百五隻不知所在自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覔至今未見歸著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㪷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葢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在京錢少則沿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信軍通判蔣貢擘畫求

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鏁栰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鏁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令廣諜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乾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名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可並行若兩處鈔價若相爭即客人只就近裏入

中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若沿邊價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為兩番一年於沿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行三說即沿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兩權住沿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沿邊隔年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鈔則沿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

自可省得見錢邊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沿御河州軍用三説本要輸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員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糶便利害伏乞朝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税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欠

税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三州軍各係水災人户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税數具帳申奏其放外税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税數若更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税及元計度軍儲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户依赦取奏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户放外合納税物乞許依例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税數勘會合放税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束貫外合納尚有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

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來未有如此豐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斂臣等今欲乞朝廷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戶

不至侥倖兼即令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令取進止

乞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盖造營房作院及抽束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竊縁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别有擘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産弓弩良材甚多自來係相州盤

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為利便葢縁弓弩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煎膠抜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損壞即日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絶有打造成後

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悞事不細其獘如此葢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為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柬擇精好工匠製定二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為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令來啟請弓弩都作院擬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院擬置事一就條列續奏乞賜指揮遵定施行次伏乞早降

指揮謹具狀奏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人户前轉運使張昷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如當時遂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户等高下從下名減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柬上等人户影占之人減放者或有不問節

級前後行只束上等人戶减放者遂致减放之後不絶詞訟近累據减放公人等過狀却乞收叙又縁諸州减放事體不一若盡據减放之人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叙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經减放往往輙已行收叙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手分無賄賂乞覔之倖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賄賂乞覔之倖則不當額外剩置人

數以此而言只合依勑額為當竊以事既干衆必欲州
縣久遠遵行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㽵為定令臣等
今欲乞特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
軍見管人數及已減放之人滚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
次排連從上據勑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
不問第戸髙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叙
額外盡減又不違勑條内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來
戸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定奪

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為額庶絶詞訟兼可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准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涣奏欲乞朝廷相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户比附一州軍内人户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㫖宣令轉運司勘會聞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准三司牒伏乞朝廷指揮内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户全放歸農只令輸納

稅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宗皇帝朝全放即令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

戶差役所有以次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援例別有詞說及邊臣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啓請亦乞更不施行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勘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爲臣寮啓請沿邊乞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寮所啓請

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為不便其兩地供輸人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葢是元啓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以不詳利害竊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瀛滄德博四州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

此四州支撥無有虛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付沿邊諸州軍即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各自有重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緩急沿邊闕絶要用之物般運不前况自去年河水決溢德博二州人戶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

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付沿邊州軍則大為繁併臣今
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人將外
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般運所
貴各得均濟令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為諸州軍有人户進納常州倉斛斗
撿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
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

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縁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為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奏乞增𧺫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絶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具狀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

刑司牒諸處漸有人户進納常平斛斗蓋為恩澤僥倖所以人户各來進納本司為已有申奏啟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令再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奬次第伏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户進納伺候勅旨次乞早降勅命指揮

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綱

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梢因緣作過偷減官物進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折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葢因自來全闕關防不嚴條制而致茲積獘也今已蒙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啟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遵守施行所貴革絕自來綱運積獘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船之後多是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拆或於沿河孤逈村落地分故意損壞靠閣便於本處拆拽推垛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點檢欲乞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二十隻為一綱同用一字為號并造年月刻於船梁額上用官火印

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團成一綱後不得輙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毁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為率逐船所用釘板大小名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用釘板名件一一開坐雕為印板每差梢工給帖之時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數釘板名件

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賠填如遇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檢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隅驀將新好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船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了其空船便被沿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乞指揮沿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勘罪官員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船重亦有程限但無關防點

檢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潮河西盡順安軍地里遠近所至沿河州軍立為程限牒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合般運斛𣂪拋撥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裝發去處至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俟外沿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梢工等及一面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令回載官物或令轉載向

下行運亦便牒與催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官物般載即仰乾寧大名兩處就近赴催綱司岸下繫泊祗候差撥所貴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歷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目逐綱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捉梢工姓名開坐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拆拽及新妝充填數目亦

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申轉運司一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綱隻數綱官姓名裝卸官物數目月日依程限抄上催促候下卸了勾鑿了畢逐一關報照會一置修折簿一扇每遇合修舟船即上簿拘管取索造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促候修了勾鑿如合毀折變轉即先具合折數目上簿候折了赴造船場納畢取到收管於催綱司呈驗開落勾銷仍於都歷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

使巡歴並須子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啟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更有合何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點檢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折修除破等事並委催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付般運即申擬轄司總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勅裁所貴上下遵行久遠漕運通流不至悮事

文忠集卷一百十七

文忠集卷一百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河北奉使奏草

乞免差人往嵢嵐軍築城

臣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嵢嵐軍修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閑慢路分抽差令奉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蒙朝廷

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汎漲向著繫急乞差人夫兵士應付工役本司為轄下例各闕人已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差人夫工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劃刷例各無可抽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應付次令準朝旨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東河北俱繫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

緣本路實為闕人處多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岢嵐縱河北事有闕悮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其如於事有闕在臣之職不敢不言況今年黄河水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别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人數河上既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修城又兩地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葢為即今諸

處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處工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閑占之人可差伏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付岢嵐工役謹具

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黄河及修城採木緊切

工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付劉刷勘會本路與河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定軍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方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致大段逃亡作賊況北敵

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況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强壯一二年内期可了當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葢以契丹即今别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歲修城工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未消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

黄河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外所有諸處修城工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量事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

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為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況即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況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充部署所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
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
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以臣非才誠不
當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必欲密為
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邉鄙之事内不為朝廷所疑
竭慮盡心猶恐不副委寄檢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為北
敵於石臼子口侵入内界卓立鋪屋本寨為地分不屬
沿邉安撫司遂依例申報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勘

會不係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行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官吏賴本寨引執元降勅條分明臣與本寨主等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申轉運司者尚如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北虜於安肅軍北欲移界標南侵邊臣既承例不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察有啟請復支保州逌邊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

司職事竊聞本為小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
朝廷因此只下程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
蒙密授經略之任使其圖利害為預備而外則邊防之
事了不聞知内則不足為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
得與議平日無事之時尸禄而居尚當憂愧况聞近日
邊鄙頗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
坊冶谷以來壘石為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
竊慮嚮去沿邊别有事宜臣既受上件劄子内委任之

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州軍事宜並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沿邊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蓄糧草修城池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為先受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為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今後沿邊事宜並令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臣伏以轉運使雖合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經營況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任比沿邊知州通判故不為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與且臣愚慮非欲侵

邉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葢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歛緩急須量邉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邉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内事意及比類沿邉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邉事所有沿邉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茍有所見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邉事緩急凡於計置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茍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為城寨等事竊以北虜創立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内可以佯為不知不須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為詞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為預備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機雖

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詗探得起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因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絶侵凌竊以北敵世居沙漠自古畏强欺弱今若便示以怯不争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争則為患不細争之則必起事端惟在即令速為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了當然湯則被因之後亦不聞別有孽

畫至今侵界立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
無謀臣近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為敵人侵界立
數處鋪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
鋪屋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
中地界分明易為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
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
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絕銀
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必爭之

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論辨仍乞令撿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却鋪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乞差武衛人員

臣昨權成德軍日為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兵

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劄與臣詳此照會者臣尋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一人並無正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人思歸之卒久遠深不為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

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别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人員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内軍頭及右十將昨於慶歴三年十一月内準州帖準步軍司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查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　十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賀

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局

昨於慶歷三年正月内授州帖差到於慶歷四年四

月授步軍司帖正充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曾在信

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剌

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紏合陳詞令來凖

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别有詞説然此一軍兵士已

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員只令曾作過人權管深為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榷場上供羊綱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深死却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户配買羊已上京送納訖却償

下摧場羊綱在邢洺等州牧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綱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買羊數委得公私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陜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蓋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内打造得兵器精好處

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内揀選往時經使舊兵器内試驗精利者取為樣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打造次伏緣本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不以遠近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年内不過各到得一次往往有不及到處難為點檢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

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有悮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制置得久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創置事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勑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閒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葉槍劔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令別作

一項封樁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除許轉運

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餘閒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至都作院點檢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算造到兵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斂每一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斫試鋼及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簳用鐵甲硬弓弩試射鎗亦試驗鋼及如是鎗刀斂及軟卷缺

及箭頭尖卷鐔折甲葉長闊厚薄不依斤重者並

勒專工匠等賠填打造及等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文

歷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旬呈

如是一任内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並無揀

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上歷子理為勞

績内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遣得替優與

先次點差如任内更有知州提刑轉運三人保舉

即乞與轉官酬奬如逐季點檢揀退三分已上並晝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點檢官員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内合行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付諸處使用即

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酌

如得允當乞降勑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院及

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為兵興以來改法禁絶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户

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絶使用後來雖亦許

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不納入

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户不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户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其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曽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為禁止牛皮筋角已來闕絶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筋角等使用甚為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

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民令盡納則絶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

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户將三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拘擱虛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為不便令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占南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如何

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南冶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曽與北界公文往來至今未曽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文字不曽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為答今來已立寨子貯畜器甲及防成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為追理葢是邊臣從

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折去今已縱成其計卻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人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

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敵性貪狠非可理諭欺弱畏强難示以怯令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敵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

葢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强尚須勉强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葢由未察敵中强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敵之色而無憂敵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敵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强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

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敵人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

敵殺漢人者罰漢人殺敵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悦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刼近邊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内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懐疑憂我乗虚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彊虚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益其實弱而示强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茍能察其强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敵合謀乗隙而動及見

二敵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人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强難敵矣今敵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

夾山一敗懲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惰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人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敵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人驅新勵之强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大患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

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怠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辨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閒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敵人侵我冶谷雖立寨

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

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
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
奏聞謹奏

論河北財産上時相書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
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
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為愚而屢加奬
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

以報一作弭萬一故方欲勉彊不能以圖自三字一作以伸報効而蒙相公不以為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所為一作報効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迨一作近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一作為非敢怠也誠有說也一作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為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作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

百户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昷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一作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獘病粗已得其十七

八而又取一作先求其事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其他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一作而必上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一作初則未敢干一作以煩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鑑显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一無必字從之今愼之久矣得之詳矣茍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一作凡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

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擿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榷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為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

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於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收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

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一作入不多）其取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弘羊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一本無此九字）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一作下殃）疲民號為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此六字一作所謂不可為者二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尚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

此冀（此三字一作尚足以）裨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為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楊

愼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等並不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瀦聚今即不往開治及乞今後標占却人戶田土即將官地給還人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

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隳其守咎將安歸豈有親蒙容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以自知況臣將及朞年絶無績効考其常課已合黜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名苟非其人自當易去豈可容不才之人尸位移本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伏望聖慈據臣不才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

之人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

聞伏候勅旨

乾隆御覽之寶

文忠集卷一百十八